

桐

江

集

桐江集目錄

卷一

石峽書院賦

海山集鈔序

南華集鈔序

東坡集鈔序

秀詩集序

張氏詩集序

趙賓賜詩集序

馮伯田詩集序

名僧詩話序

寓宅十詠序

孫君山經序

孫次皋詩集序

吳尚賢漁硯勝語序

吳尚賢漁硯續語序

程斗山吟稿序

楊初菴詩卷序

汪斗山識悔吟稿序

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婺源黃山中吟卷序

滄浪會稽十詠序

稽古圖序

四遠齋詩序

僧一山魁松江詩集序

鮑子壽詩集序

志隱堂詩序

楊商英善惡勸懲錄序

節婦邱母周氏詩序

曉窗吟卷序

送白廷玉如當塗詩序

送紫陽山長劉仲鼎序

送俞唯道序

送柳州教授王俊父序

送趙山長序

送汪師魯序

送佛陀思歸雲門寺詩序

送胡植芸北行序

贈齊君龍吉詩序

桐江集卷一

元方回撰

石峽書院賦

歛睦兩郡之方氏皆東漢賢良真應仙翁之後墓在
淳邑廟則歛亦多有而此邑本歛之東鄉同年宗兄
府判寺簿君玉於仙翁墓傍近為石峽書院以淑同
志回守郡七年始獲以勸耕來與謁奠謹成古賦一
首求教併呈蛟峯尚書諸公

歷故鄣之遺區兮沂桐江而西上百灘跳以湍駛兮萬
峯間其清朗挹寒碧以濯纓兮晚空青而停漿維還淳

之古邑兮割歛封之東壤昔固嘗郡於斯兮猶民稠而
土廣予家於紫陽之下兮啟此邦之來長雖視之若忝
梓兮愧曾微於善狀七閱歲曷不歸兮駭童顛而搞項
賴多士之媿俗兮遵砥途之坦蕩循阡陌以勸耕兮嘉
農畔之洵讓偉深衣與大冠兮勞予行之執掌曰肄業
於精廬兮新石峽之塏爽領袖者誰予同姓兮又同登
於虎榜鬱經綸其莫究兮聊私淑乎吾黨瞻吾宗之蟬
嫣兮叩古初而遐想方雷氏之媿軒后兮實得姓之攸
助至姬周而昌大兮叔佐宣而善將參召南於雅什兮
詠其猶之克壯伯牙之師子春兮絃山水之幽響奕西

都之九卿兮字君實而名賞紛蝟起以鋤新兮有平陵
之相望成敗不可以論人兮亦一時之倜儻緬真應之
仙翁兮知駕鶴其焉往彼金碗之出人間兮孰不樵牧
於烟莽與釣壇屹其東西兮此佳城歸乎無恙群雲仍
之簪綫兮謹歲時而來饗隱鷗原者曰干兮守雉山者
曰亮保土宇以綏靜兮擅詩名而高尚皆賢良之苗裔
兮匪郡乘之私獎予君玉父之好脩兮鼓斯文而為倡
昆季儼其連璧兮邁坡穎之超放出寸雲必為霖兮寧
退處而孤抗肯斯堂於傍近兮奉聖賢之遺像聚學徒
而蒞止兮咸攝齊於函丈俾掃松而釋菜兮契予衷之

歆仰捩鹿洞之故實兮謂升堂而受講嗟予學之久荒
兮艱弄斤於般匠拾夫子之糟粕兮竊有聞於疇曩情
之動貴乎省察兮性之靜在乎存養未發固無所偏倚
兮發則欲各有攸當致知以進其識兮居敬以除其妄
如鳥翼之必雙兮如車輪之必兩日用飲食無非道兮
勿馳情於惚恍一念一慮之間兮分聖狂於克罔嘻近
世所以不古兮冒名揚之冒網科舉之壞人心兮競區
區之得喪屬夜生子而取火兮幼常視於無誑以干祿
為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仗天或者惡其然兮斯草槩而
矯枉無所為而為學兮真儒庶其可訪聲乃心於希瑟

兮槃厥躬於陋巷顏曾顧何必仕兮勝齊魯之卿相或
塾居而受書兮或野芸而植杖君子晬盍以潤身兮小
人給夫一餉化鈇鋒而牛犢兮息銛笳之鷓蚌奉幽酒
以介眉壽兮豈太平之無象嬰吏徽而弗予蛻兮言及
茲而泚頰予固將引而去之兮疇敢卜隣於思曠

晦庵集抄序

文公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日讀一卷計三月餘日日
讀三卷亦三十餘日始畢學者能如是鮮矣凡天下之
大編帙立程用工不為事物所間斷日復日從事焉必
如期而周遍者非身閑心靜不能也公語錄有類殊便

檢閱然門人弟子所記不盡得其精微間亦有舛刺者
未若公集則皆出公之親筆而無可疑者也近有續近
思錄雖稍取公集入類而一百一十一卷中精微何可
勝算未免學一口遺十百回日讀公集亦既周遍乃句
抄節拆為四十類以觀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心性情
命仁義禮智之說道之體也其不入於六經四書諸先
儒之類者揭以為首次道體類第一道莫大於仁自孔
門以至於公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求仁次仁類第二求
道在仁求仁在學學莫切於敬公所以講之者至矣次
講學類第三凡學之要先四書後六經次太學類第四

論語類第五孟子類第六中庸類第七六經莫與於易
啟蒙本義所以作次易類第八定書刪詩作春秋皆孔
子親筆公以書說付蔡仲默詩有傳春秋雖無著撰微
言亦精次書類第九詩類第十春秋類第十一禮以儀
禮為經周官大小戴為傳公嘗脩禮儀訖王朝邦國次
禮類第十二古樂既亡意猶可論次樂類第十三古今
異宜名物法式不同不經公弗言次制度類第十四一
理萬物聖傳晦湮卓爾無極開我後人次周子類第十
五龍門笙鏞紹濂沂洙次程子類第十六先天經世西
銘正蒙羽翼後先次邵子類第十七張子類第十八龜

山之南後有延平上蔡之沈後有五峯五峯傳之南軒
延平傳之公次龜山類第十九上蔡類第二十延平類
第二十一五峯類第二十二岳麓麗澤左切右磋次南
軒類第二十三東萊類第二十四荀楊董王以至韓歐
有醇有疵一槩諸聖次諸子類第二十五治亂得失史
亦不可不習次諸史類第二十六資有高下學有淺深
時不乏人以前代人次為古人物類第二十七本朝人
次為近人物類第二十八學必見於用次言治類第二
十九用不用係乎時次時事類第三十仕止行藏在我
者可必次出處類第三十一文雖道之末言無文行不

遠次論文類第三十二詠歌情性雖非一百五篇公所
自為及品藻皆非苟然次歌詩類三十三安石不知道
判心迹離內外為世患公痛闢之次荆學類第三十四
馳騁詞章耽酣筑瞿不玩柯葉而昧本根次蘇學類第
三十五專踐履鄙講讀禪機而儒言次陸學類第三十
六王伯義利混為一區推管尊遷去道彌遠次浙學類
第三十七似是而非厖說孔多公嘗著雜學辨次雜學
類第三十八詖淫邪遁吾道之賊其端毫差水火不相
入次異端類第三十九閨有餘筮有竒大匠材良醫藥
無遺棄次雜事類第四十嗚呼公之學盡在是矣然其

大要亦可得聞乎傳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聖人之道如是而已其在天則於穆不已而各正性命也其在聖人道之行莫如堯明德而上睦族而下
一也道之明莫如孔子志學從心安老懷少一也其在學者盡己之心之謂忠推己之心及人之謂恕亦一也
近理亂真者妄意於成己而不足以成物商功計利者又一切以成物為急務而不本於成己此佛老管商所以異於吾道者二而分之也如荆學者以一人之身兼所謂二而分之者其說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肆誣流禍湮塞正傳公奮然起於南渡之後適又有各執其

一偏者以為斯道之翳公所以循循善誘如孔子而又申之以孟子不得已之辨者其亦有見於聖人之道本末內外有如形影之不相離者耶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之謂也學者欲觀此四十類而通焉則亦無易乎是說矣是必有身閑而心靜者其庶乎知之也哉

南軒集鈔序

孟軻氏沒由秦漢以來士未有知道之為何物而學之為何事者也韓愈氏能言道之用而未得其要其學由文而入至本朝諸大儒出而後道與學之要大明於天下衣冠南渡得其傳而尤親切者吾晦庵與南軒爾且道

何物也仁義禮智是也即天之元亨利貞也元者善之長即仁之所以首四德包萬善者也人而能全其本心之仁則道在是矣故曰仁者之要學所以學是道也世之為學者其說千蹊萬端大者放漫倡佯小者破碎纖巧而其歸卒無所得先儒獨得其說以敬為主而又廣推其義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能終始乎此敬而仁在是矣故曰敬者學之要南軒平生守此二者為之準的所謂言仁錄主一箴者皆知要之言也是故能以其身方駕並驅於千古之上為一世道學之宗主夫豈偶然也哉然則道之準的在乎仁學之準的在乎敬

敬則仁仁則道此不可易之要也而其所以漸磨視效者猶有人焉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為之父以胡文定五峯為之師以晦庵東萊為之友而又取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顏子為準的著希顏錄其治世也欲以孔明為準的著諸葛忠武侯傳上下古今內外體用學莫不得其要以守之其親切可槩見者蓋如此子節抄南軒集分類以觀著是說於前將以曉士大夫之有志於道學者宜不可不得其要以為之準的也

東萊集抄序

東萊先生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徙壽春始

相太宗真宗者曰蒙正謚文穆公其父龜圖嘗為起居
郎知泗州龜圖之弟龜祥嘗為殿中侍御史知壽州子
蒙亨大理寺丞生夷簡三相仁宗封申國謚文靖公始
家開封先生六世祖也夷簡五子二至相輔公弼樞密
使謚惠穆公公著為平章亦封申國謚正獻公公著三
子長希哲封滎陽子生好問亦長子尚書右丞封東萊
郡侯先生曾祖也好問五子長子本中為中書舍人擅
詩聲號大東萊先生第三子綱中嘗為駕部郎官先生
祖也先生父大器從兄弟九人居長嘗為倉部郎官知
黃州池州吉州先生從兄弟十六人而先生居長紹興

七年丁巳倉部婦翁曾文清幾為廣西漕從在甥館以三月十七日生於靜江府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官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倉部為福建憲幹先生年十九始從待次長汀尉三山林公之奇游初銓注南岳祠再銓授嚴州桐陵簿孝宗隆興元年癸未禮部奏名第六人殿試科甲第九人又中博學宏祠科改南外宗教乾道元年乙酉侍倉部之池州州治左序讀書堂猶存二年丙戌丁內憂四年戊子左氏博議成五年己丑除大學博士待次改差嚴州州學教授南軒張公來為守六年庚寅再除大學博士兼國史實錄南軒亦召為郎寓居同卷此二先生相與講學之始

末也七年辛卯改官召試除正字八年壬辰丁倉部憂九年癸巳陸九齡子壽來會於婺淳熙元年甲午始編讀詩記陸子靜九淵來除崇道祠如紹興府有入越錄二年乙未夏如建寧府之武夷訪晦庵先生朱公同編近思錄晦庵送先生至信州鵝湖二陸劉清之子澄皆來會有入閩錄而鵝湖辨難語世不傳三年丙申如衢州哭汪公應辰又往會晦庵於衢冬除秘書郎與修徽宗實錄四年丁酉被旨校正文海後名皇朝文鑑五年夏除小著兼權禮部郎官冬除大著十二月感未疾是年晦庵起知南康軍六年正月詔與添差參議官以文鑑除直秘閣始定

家於婺六月奉武夷祠七年庚子作大事記秋再除大
著辭添差浙東帥參尋奉明道祠是年南軒陸子壽卒
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五嗚呼天之生賢
如先生者數百年一二人耳而壽止此予讀先生前後
別外集摘抄要語如晦庵南軒蓋謂親筆所著勝於語
錄而先生無語錄傳世晦庵楚辭注南軒後集奏議亦
未暇抄而先生大事記可摘者亦不在此惟儒學之盛
莫盛於乾淳而象山之學曰覺晦庵以其務在頓悟而
規之陳亮同父談王伯崇漢唐晦庵以浙學為事功不
取也先生處其間亦不明闢其非身與晦庵南軒鼎立

為三以淑海內學者而異趣之徒自然和諧無所容其
排擊此宰相善用人之宏度密謨也而天不假年悲夫
晦庵老壽不究其用乃有偽黨之禍及三大儒皆淪謝
低遠清嵩全道相繼柄國濁亂天下嫉是者擯斥之如
仇讎借美於是者以虛文示褒而實不與假道於是者
以剽竊譁世取寵而行不至微言絕大義乖孰有能振
斯文而起之者乎晦庵謚文公南軒謚宣公先生謚成
公皆從祀於大成殿此則百世不可易者也

滕元秀詩集序

詩貴活貴響不然則死語啞語也始回至郡讀釣臺集

見有日月色搖江如汞走者噫此非所謂活語乎又見有所謂七里風煙萬里寬者蓋亦響而不啞心異之細視則郡人龍嶺老樵滕公所作也訪求數年乃得公學行之詳公諱岑字元秀嚴州建德縣人以紹興七年丁巳生至嘉定十七年甲申卒年八十八紹興二十九年巳知以書經領鄉薦屢上南宮不第紹熙元年庚戌特奏名初筮徽州歙縣尉終更母憂再調温州平陽縣丞秩滿忤郡將請祠以歸自是監南岳廟凡五任娶皇甫氏兩男先公卒無孫三女一嫁新城縣士人公之歸自永嘉也積俸楮八百千付新城壻買田無賣者壻家橐

其楮歲以田八十畝輸租入會官行新楮一易二縮為
四百千既而壻亡以楮歸公失田入而楮亦散愈益貧
甚家今城西湖之阜頗有花木水竹之勝與隣居故臨
海縣丞喻公如墳字仲和尤厚善詩卷日往來晚跌足
不出而詩效香山宛邱之體多次其韻或謂公前身乃
廣智寺僧清首座故學兼儒佛其卒也郡守趙公立夫
郊祭祖葬墓在今溪南鶴山詩全集三十卷號無所可
用集三衢鄭景龍嘗取一二入中興詩選淳祐中郡守
趙公汝歷假其集不歸公宗子承孫字子由登嘉泰壬
戌第仕至南雄糾幕回從其孫茂叔得公詩一帙又從

臨海縣丞喻公之子發得公真蹟數十紙合鈞臺集等
所見編為三卷計詩三百首以詔後學夫詩貴活其說
出呂居仁貴響其說出潘邠老近世為詩者七言律宗
許渾五言律宗姚合自謂足以符水心四靈之好而鬪
釘粉繪率皆死語啞語試令作七言大篇如蘇黃李杜
五言短篇如韋陶三謝嵇阮建安七子則皆縮手不能
又且借是以為游走乞索之具而詩道喪矣今公之詩
零落十不一存其仕於歙平陽詩不可得見所可見者
未仕已前詩及暮年詩耳有誠齋亦有放翁有江西亦
有唐人跳脫窠臼擺落脂膩無近世界陋酸嘶之習當

其時謠謂浙右滕元秀江西劉改之然龍洲道人詩回
未敢以為然外強中乾多謁客氣郡人謂公狀貌竒古
音吐洪偉回雖生晚而於詩如見公之面間與趙君與
東賓賜讀之校正訛舛行之永久是不特修此邦之缺
遺而亦為郡者之所當為也 郡守古歛晚學方回謹
序

張澤民詩集序

不純乎天理公論不盡不拔乎流俗人品不高然揭是
以自標則孔融嵇康不容於曹馬矣必知此者始可與
語陶淵明之詩也歎淵明詩人皆以為平淡細讀之極

天下之豪放惟朱文公能知之詠荆軻三良桃源諸篇
其氣可見而托物寄興於杯酒籬菊之間其視桓温父
子劉裕君臣猶甕中蠅蝶也實齋先生諱道洽字澤民
家衢之開化生於開禧元年乙丑史彌遠殺濟王時君
年二十一矣年三十一端平乙未進士第西山真先生
其座主也咸淳戊辰年六十四考舉及格班改在寓所
一夕飲醉明發弗興視之卒景定甲子予幹江東庾幕
君僉判池州軍事長予二十二歲而下交於予其於詩
如莊子所謂斲輪削鑊解牛承蜩志不分而凝於神者
口不臧否人物而胸中有涇渭與客酣飲笑得詩令

左右筆之動數帋圖美精熟雖極力鍛鍊者不逮無一語不平淡而毫放之氣自不可掩舊詩予不得全見之而得其詠梅詩極多篇有意句有韻試嘗探其根源則每與子密言謂開禧嘉定寶慶端平以來無公論濟邸之寃諸老大儒能言其末而不究其本綱常泯滅此口極口當宋氏之亡實由於此然張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以為綱常泯滅世道淪胥將在於此彌遠號為草侂胄之政清之號為革彌遠之政而化實不更疽根療證愈深愈固此淳乎天理之公論惟君一人能言之君既仕鄉黨後進有挾高科由邪逕者往往位執政

從官君一不挂齒惟於徑畝徐公霖之死哭之甚哀屢
為詩以悲之嘗為廣州理掾經畧帥馬天驥其里人以
君越王臺懷古詩為譏已歲剡遍郡幕獨遺君朔齋劉
公震孫將舉君天驥又摟以異他人此不謂之人品拔
於流俗者乎豫章徐琦子蒼泐制檄抵秋浦予唱君和
有云詞林日凋踈生意不復新慎勿大崛竒崛竒驚世
人玉堂老仙坡過海走一巡非天寔罰之語言累其身
蓋君之意以見傲謂不當揭所有以自標於世也君歿
已十四年予篋中藏君詩三帙惟與予同官時往來詩
最多摘選如干首序其意與學者共之庶或傳之不朽

焉

趙賓暘詩集序

詩之存於世者三百五篇聖人刪定垂世為六藝之一使人觀之而有所感發懲創初不計其言語之工拙與夫學問之淺深也後世論詩必以言語工拙論而又必推其人學問淺深為如何然言論工者未必學問深而深於學問者亦或拙於言語此詩之所以難言也舜之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今所謂永言依永和聲者泯不復傳惟言志尚可論耳舜之言喜起臯之言明良此詩也即臯舜之志也由求赤點所言雖異

皆一時無韻之詩也大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彼塵
汙俗染者童羶滿腸胃嗜慾浸骨髓雖竭力文飾乎外
自以為近而相去愈遠古之人雖閭巷子女風謠之作
亦出於天真之自然而今之人反是惟恐夫詩之不深
於學問也則以道德性命仁義禮智之說排比而成詩
惟恐夫詩之不工於言語也則以風雲月露草木禽魚
之狀補湊而成詩以譁世取寵以矜已耀能愈欲深而
愈淺愈欲工而愈拙此其故何也青霄之鷲非不高也
而志在腐鼠雖欲為鳳鳴得乎是故詩也者不可以勇
力取不可以智巧致學問淺深言語工拙皆非所以論

詩黨陵趙君與東賓賜宗學外內優上舍寶祐丙辰進士三甲歷任贛州教兩浙運幹會子庫檢察司農寺排岸班改奉議當升朝矣近俯就鄉校主經義講席予初不知君精於詩一再倡酬矐若乎後積久玩味謂君詩瘦而不枯勁而不燥如趙章泉間嘗評詩君以為唐惟有一孟東野宋惟有一陳無已予然後知君之志慕貞曜後山之為人蓋甘於阨窮靜退而無求者也君之志縱不得如臯之廢舜視點之不屑三子幾焉君詩秘不示人予屢有請始得君二十年詩曰魯齋小藁觀之其自序乃謂學必本洙泗文必本六籍先秦西漢此以教

後學入門可也使後學由此以求君之所謂詩而不本於志則亦好龍畫虎而已予於是存其尤者序而行之俾當世詩人反求乎根柢之所在而無徒掇拾菁英以事其外焉 紫陽方回謹序

馮伯田詩集序

天無雲謂之清水無泥謂之清風涼謂之清月皎謂之清一日之氣夜清四時之氣秋清空山大澤鶴唳龍吟為清長松茂竹雪積露凝為清荒迥之野笛清寂靜之室琴清而詩人之詩亦有所謂清焉清矣又有所謂新焉新沐者必彈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此以舊而為新

者也古嘗黍稻麻麥皆貴新此名舊而實新者也田疇
則易器敝則改此舍舊而圖新者也成湯之盤庖丁之
刃善用之則物雖舊而未嘗不新者也南人於涼之蒲
筍北人於閩之荔枝咀其枯腊以為美在是矣風稍露
顆珠液玉漿雖語之不信此知其舊而不知其新者也
然則詩人之詩清而後能新即新而後能清耶老杜謂
清新庾開府並言之未嘗別言之也非清不新非新不
清同出而異名此非可以體用言也予客桐江七年得
詩友兩人趙君賓暘之瘦勁有江子我趙昌甫之風馮
君伯田之清新雜之王摩詰劉長卿張司業白香山集

中或者不能辨如終日無人到隔林惟鳥啼如雀舌
收先雨貓頭掘帶泥如因聽猷竹雨便碎賞花心如一
春多是雨四壁半生苔如呈吳履齋云飄風驚日月落
葉滿乾坤如廬山白鶴觀云井在丹誰煉碑殘墨欲枯
如雪川感舊云多應河畔骨便是屋中人如重陽云無
錢難得酒有菊自開花如桐廬澗水云鷗趁湍流下魚
藏石罅間如江陰君山云郡乘紀春申山因號曰君此
五言近體之清新者也如題垂虹三高亭云非關前哲
真難及自是今人不肯高如賦虞司戶雙鶴云道人已
是九分清雙鶴飛來湊十分如賀虞永州遷居云萬里

遠來尋屋住四邊先問有梅無如感懷古廟熒熒多鬼
火荒村寂寂少人烟如可憐門外新歸燕不見堂前舊
主人如店荒任客來爭席郊迥無人可問程如每向宋
清求善藥閑從詹戶卜新年如除夕雨云燈影照殘孤
枕夢雨聲滴碎兩年心正旦云興亡有數從千古寒暑
無情又一年如問天底是資身策度日應收賣卜錢此
七言近體之清新也古五言體如擬陶有云茅簷入幽
徑風雨聊可棲喜無車馬喧而有耒耜隨詠雲有云山
腰一抹雲雲起知何處急渡小橋尋天風又吹去又云
石何有於雲雲乃生於石拂石訊雲蹤苔深無處覓桐

廬暑夜有云中流有行舟似亦得清我只恐乘舟人未
識月中意他如三無奈何及墳庵雜興五首則清新之
中又古淡七言古體如謝虞司戶鍾乳粉前云仙家仙
藥不易得願為鬼神所愛惜道人入山因採出輕如鵝
管如蟬翼後云多君用心窮藥譜能辨始興最良處合
入梁公藥籠貯嗟乎嗟乎世上伏苓多老芋他如置酒
觀荷大風雨及秋風歌題緩齋則清新之中又豪宕而
其清之至新之尤者莫如絕句夜靜山寒漸透衣旋煨
松火擁爐圍忽聽竹外籬門響知是小童買酒歸向晚
閑行步夕陽歸來松逕已昏黃隔林風度鐘聲細認得

唐中炷夜香莫道經霜不見花小春風景屬山家滿山
紅葉斜陽映却似桃源一片霞小池巖上層層疊翠苔
小池巧鑿近巖隈就巖引得清泉滿便有前山月入來
如此者可三四十絕而鷓鴣源樵歌云綺羅巷陌總成
塵那識擔柴老買臣自笑賣柴元似舊買柴却換舊時
人視劉禹錫夔州歌尤哀深也或謂老杜之寄太白也
以清新對俊逸而予於馮君之詩獨以清新許之無乃
於俊逸不足乎曰不然才力之使然者為俊逸意味之
自然者為清新可無彼不可無此故不同也或又問清
新之所自來得之學乎得之思乎世未嘗無苦學精思

之士而或不能為詩或能為之而不能清新君其問諸
秀石秀石不言君其問諸老杜太白馮君名坦普州安
岳人普石秀天下故以扁其座右伯田其字也一字然
明掌兩魁浙漕咸淳辛未推恩任渝之江津夾槽務西
總龍灣酒庫杭之觀察推官未赴今年六十有二父漁
溪先生以上五世內左丞樞密無記先生獬史有傳祠
部鴻石先生山春秋通解文集行於世予於君弟抱甕
詩跋已詳茲不再書 紫陽虛谷方回謹序

名僧詩話序

古聖人作民有康衢之謠君有歌臣有賡皆所以言其

志而天機之不能自己者也上之朝廷公卿下之閭巷
子女皆有詩至周有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篇垂於後
世蓋取其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情發為風賦雅頌比
興之六體曰思無邪曰止乎禮義以達政教以移風俗
此詩之大綱然也彼西域之人世守其旁行之書以習
乎釋迦氏之說意者中國伏羲之畫倉頡之字雖帝王
盛時未嘗化行於葱嶺流沙之外故其口之所傳筆之
所授惟死生為一大事而於吾道危微精一之旨無聞
焉然以華言譯其所謂伽陀波蔗祇夜則與吾中國四
言五言六言七言詩有暗合者豈亦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者乎且中國之人其知有佛也自後漢永平始其許
為僧也自曹魏皇初始其變於禪也自蕭梁普通始佛
也僧也禪也此三字中國本無之佛仔之佛音借是字
為符勿之切而訓為覺禪讓之禪音借是字為時連之
切而訓為定又僧字別無它議其訓為乞其切為思登
而專為浮屠道人之稱是皆中國之字以行西域之音
云爾然則凡所謂七佛偈西天二十八祖偈自初傳四
十二章經已有偈以至唐武后譯華嚴經至三萬餘偈
皆中國之譯者為之而文人才士或增為之也三代無
佛兩漢無佛魏晉以來無禪禪學盛而至於唐南北宗

分北宗以樹以鏡警心而曰時時屢拂拭不使惹塵埃
南宗謂本來無一物自不惹塵埃高矣後之善為詩者
皆祖此意謂之翻案法李杜韓柳歐王蘇黃排佛好佛
不同而所與交游多名僧尤多詩僧則同許元度於支
遁陶淵明於惠遠韋蘇州於皎然劉禹錫於靈澈石曼
卿於山東演梅聖俞於達觀穎張無盡於甘露滅張無
垢於妙善果極一時斤壘磁鉄之契流風至今而朱文
公道學宗師亦於杏雨柳風之南寓賞心焉此予名僧
詩話之所以作也丁丑戊寅間留揚州石塔寺稍述一
二逮還桐江過錢塘搜訪古今僧集訂以貝經燈傳至

明年已卯緝成六十卷或者謂此徒敝精神何關風教而予之意則有在也周之末季民養於井田教於學校賓興以三物而用之於出長入治之間上無遺才下無失職而又命太師採詩觀風以察其疾痛怨思之所指未有佚其身於比閭族黨之外者也春秋作而晨門荷蓀長沮桀溺之徒皆以賢者憤世嫉邪甘為禽麋木石之侶則世道降矣愈降愈下乃有緇髡潛逃之囿元嘉治而湯休還俗臺城破而宗殆棄官出處之意可知也正觀之際盛矣而寒山拾得猶隱於天台予固疑其為避世之君子徐敬業駱賓王以亡命隱元隱之所云智

度智堅師以敗將隱而小說所傳猶有甚於此者六祖之派分為五宗麾呵斥罵竒險譎怪其語實出入於詩人之詩至近世南北叢林一言半偈俱不乏人由是推之則河岳星辰之精魁異傑特之士韜埋藝沒於敗衲漏椽之下者何可勝數後世人才之所以衰少益不如古者其以此故非歟此予所以有感著為名僧詩話而天下名士大夫詩話亦參錯其間必讀者細考焉則知其意將在於扶植天命民彝而非耽博溺異往而不返者之謂也

寓宅十詠序

烏龍崔嵬如岱馬日秀狀如嵩范文正公語也予書塾
介乎二山之間翠峯白雲豈異疇曩郡從事富文能琴
迭唱交和林僧野客惠然投詩今亦不乏其人愧予無
以領袖之云爾是為岱嵩書塾一詠歸去來詞曰舟遙
遙以輕颺淵明自彭澤歸柴桑蓋以舟也舟曰輕者何
無所有也予家歛官睦上下一水間駕無所有之輕舟
歸而老於紫陽山之下其志也亭形如舟故以名是為
歸舟二詠沈隱侯曰新安山水至清淺深見底予謂為
人亦當如此水矣今七里瀨即新安江口也作亭臨水
以寫我心是為清見底三詠初營數椽得舊榜曰西齋

書法頗古雅予因之不草予先世邱墓在郡西餘十舍
許於茲坐而向西不忘本也是為西齋四詠太史公論
九流謂儒學博而寡要此以言漢儒可也夫多學而識
之豈不在乎書一以貫之則非書矣蓋善學者必自得
於書之外予歛之藏書泯於盜寓屋書不多自詭儒家
能讀是亦儒也讀是而無所得雖多亦奚為此以訓吾
家兒非敢為天下儒者道也是為儒家五詠迺瞻衡宇
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侯門三遷就荒松菊猶存携
幼入室有酒盈樽味五柳先生此數言亦天下之至樂
也試嘗思夫瞻之之初而撫乎存之之物以燕吾室為

伏波為少游孰優劣哉是為瞻存室六詠歸去來詞曰
眇庭柯以怡顏斯蓋無聲無臭之中而得天下之至味
淵明之趣遠矣予空庭有老樹三四時一屬目亦樂以
忘憂焉是為怡顏庭七詠易井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
吉夫有井而幕之雖寒冽何益哉功足以濟生人道足
以淑後學聖賢其忍幕吾井以杜汲者予讀書之地簷
外有古井焉勿幕予心也時義未至乎井道之成心存
焉可也是為勿幕井八詠淵明高臥北窓之下自謂羲
皇 upper 人或謂今之人誰不能具北窓又誰不能偃然高
卧升其堂襲其裳而謂之孔子可乎然以予觀之心逸

神怡一枕熟睡亦政未易得也顧予豈敢仰望淵明卧
念平生得無驚周公者足矣是為高卧窓九詠韓昌黎
知魏州刺史劉給事州宅三堂二十一詠竹洞其一也
昌黎謂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而洞門無鎖鑰俗客不
曾來惟昌黎之句傳焉予於竹下為書房甃房之門為
洞將求能言之士和予詩以發予之心庶或寓今之昌
黎云是為竹洞十詠

孫君山經序

一定不可易之謂經堯典禹謨亦天文地理之經也而
今事與古經頗異堯即位二十一年甲子冬至日在虛

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宋日愈益退今歲在辛巳
去堯甲子三千六百一十八年冬至日在箕九度昏營
室中大衍歷景祐新書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世尤
木石惰序會天歷乃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此猶
未論而有一大可疑者冬至北斗之杓法當指子日自
躔虛以至躔箕星自昴中以至室中凡涉六宿天之形
可移也斗杓之指子者可移乎不可移乎此天文古今
之異而難測者也三江九江諸儒異說碣石九河久淪
於海六朝時大江嚙石頭城今清涼寺下桑麻數十里
崖有篤孔殊不見江唐瓜洲在江水中今平接揚州城

四十餘里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於泗以入於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徑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濟貫濁河遂成虛論此地理古今之異而難拘者也虞夏之書聖人所定之經也然以今準古猶不同若是焉嚴陵孫君逢吉究心天文地理之學所謂紫微黃道二十八宿圖說及燕肅蓮漏遺制予已畧聞一二又出示新著山經析類建評去麤存粹而肖像其

經法之已驗者為左夫以四卦八千十二支分向背觀山形相風氣察地脉原水勢定穴掩埋謂死者獲安而生者蒙福予固未有以信其理之必然蓋古不墓祭立廟作主而鬼有所歸以竟爽有知而體鬼無知故也後世特嚴上塚之禮則為人子孫者之心不敢以祖父體鬼為無知亦孝之極厚之至也且龜枯殼也著敗草也灼之撲之用決吉凶謂體鬼為泯無所知可乎子求其父之骨於野果而父也子之血滲焉謂體鬼為無知不可也萬物生於土歸於土氣無有不散之理體鬼也者非金非石久則為土謂之常有知亦不可也避害棄危

人之常情，葬祖父而不擇地，子孫之所不忍。予獨患夫世之危囂，不盡其當，盡之天而覲諸古，所難測之天，不修其當，修之地而求諸古，所難拘之地。心術不臧，學術不正，而責效於陰陽家者，之所謂術，則將因循遷延，親有不得其葬者，甚則改發遷徙，又有親已葬而不得其安者，非孫君著經之本意也。予故謂有德也，日蝕星變，旱乾水溢，不為災，無德也，函關劔閣，彭蠡洞庭，不為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孫君當以此心用山經沐浴佩玉，則兆不沐浴，佩玉石，初子兆為人子孫者，當以此心用孫君之山經，不然則雖三辰九土，載於堯禹之經。

者亦有時而變也而况區區一杯之所恃者乎

孫次臯詩集序

兄弟能詩書五子之歌所關甚多非為其詩足以名世也丕植萁豆燃萁則爭名矣後世工詩而傳世者二謝五竇蘇才翁子美坡穎王介甫平甫黃魯直知命秦少游章儀俞秀老清老臨江三孔豫章四洪昭德諸晁餘杭二趙皆是也然其間達而顯者名之傳本不因詩惟窮無可傳者其名賴詩而後傳蓋達則兼有詩名者也窮則專有詩名者也惟兄弟俱窮詩名俱窮專有而非兼有斯為優乎余同郡休邑二孫君是已長孫君嵩元

京詩清勁苦淡如其為人小孫呂巖次臯予未之識忽袖詩訪予武林亦清勁苦淡如其兄惟貌則稍腴與其兄之癯不同次臯晚節豈終于窮者哉雖然士窮何害前所舉兄弟俱窮專有詩名能吟好山猛虎奇句者視半山丞相不足多也元京生嘉熙戊戌今卒四年次臯生淳祐乙巳今年五十一歲余生寶慶丁亥今年六十九歲元貞改元乙未正月初九日里生方回謹序

吳尚賢漁磯脞語序

同里吳尚賢予未之識寄漁磯脞語一編來武林讀至夏暑詩云舊聞有西山松風六月寒明當整襟屨舒笑

青雲端招手塵外人淪泉采芳蓀篇篇句如此襟懷如此足以為高尚之士矣又律詩云老去漸同嫫母醜歸來免效賈胡留思索至此對偶至此亦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予年七十作詩五十年嘗欲挽銀河淨滌平生烟火腸然後借天孫之錦機經古緯今組竒文織異章以續陶謝李杜黃陳之萬一病未能也尚賢其以余此語此意獻太空而問之當自得之 元貞元年乙未日在箕八度回書

吳尚賢漁磯續語序

里中吳君倬尚賢嘗以漁磯韻語示予為下轉一語今

忘之矣予友曹君清甫戊辰進士第三甲第五人一為
簿及山長即不仕資粹而學奧不輕許可今年六十三
以予年七十寓武林移書問安否又以高賢漁磯續語
見教予讀之凡四十二首效唐人詠史詩最奇於叔孫
通云兩生更肯從綿蕞高祖規模又不同於梅福云吳
市終身避言耳去家豈是去為仙議論精確翻貝葉養
龍涎一聯尤新予未識尚賢亦未知其年以清父之賢
而譽尚賢如此是可謂賢也况其詩又如此其為今相
如無疑特予非揚得意耳詩所以言情性理勝物淡勝
麗予弱冠以來五十年學不逮此何時見清父尚賢一

樽共談斯事峇 元貞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里人方回
萬里序

程斗山吟稿序

口杜口口元年庚子年四十八至成都大歷元年丙午
年五十四至夔州山谷論老杜詩必斷自夔州以後試
取其庚子至乙巳六年之詩觀之秦隴劍門行旅跋涉
浣花草堂居處嘯詠所以然之故如繡如畫又取其丙
午至辛亥六年詩觀之則繡與畫之迹俱泯赤甲白鹽
之間以至巴峽洞庭湘潭莫不頓挫悲壯剝浮落華今
之詩人未嘗深考及此善為詩者由至工而入於不工

工則麤不工則細工則生不工則熟讀程君以南南仲
斗山吟稿筆力勁健無近人綺靡風嘗有欲居東西漢
之句殆精於老杜詩者然年甫五十則是已能為成都
之子美矣由是而為夔州之子美尚何難哉 至元甲
申日在斗十一度同郡回序

楊初菴詩卷序

□□□□□□□□□□□□□□□□□□□□□□□□
作詩不具此三長可乎學不至而望夫識□□□不可
也識至矣才雖有未至亦至□□□□□□□□□□□□
有所見之謂識善於有為之謂識□□□□□□□□□□□
性才根於氣

學也者所以盡性養氣也然則學之要可得□□□顏
子四勿曾子三省學也其喟其唯識也其為邦其□孤
□□□軻中庸篇識之極才之餘也時中知言則其學
之所□也吾州朱文公集關洛大成學也排江浙異趣
識也其著書為文為史為詩無一不可才也蓋唐三百
年以詞章取士而知道者無聞焉老杜自比稷契昌黎
力闢佛老近乎知道云耳同邑楊君復以詩示余卷首
有云瀟洒幽淒境人間萬事空雙童耕隴上一鶴下雲
中果熟留花種苗生識藥叢自然為至道何必問崆峒
殊有前輩思致他往者亦不一□□□猶欲其加之以

學深其識而廣其才輒為刪其稍循時俗者而歸之顏
曾思孟晞之則是晞之如何學子朱子 至元戊子五
月既望書

汪斗山識悔吟稿序

古詩以漢魏晉為宗而祖三百五篇離騷律詩以唐人
為宗而祖老杜公其流止乾淳沂其源止洙泗律為骨
意為脈字為眼此詩家大槩也然尚有小節當審訂焉
近人作詩未論意向工拙所命詩題已多可議書官稱
宜從雅謂如明府贊府之類書道號宜從顯謂如東坡
山谷之類卑者書名通行無弊則不如悉書□□□此

亦豈可不謹哉同里汪君得一示余近作於絕句良口
口口言律良快而五言及古詩鮮且命題有畧可刊者
故誦余所聞以口君口加意口余家老尚書方蛟峯也所謂
流俗爭名者風斯下矣

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其生也有位於時而無以及乎人庸人甘之君子恥焉
其死也無足以利其口口而有可以傳於後世惟君子
能之庸人不能也吾友陸公諱夢發字太初登寶祐進
士第當開慶景定咸淳德祐口口六任選僚改官一作
縣兩遷京局以死屢事僅得一口府口口則前丁後曹

濁亂天下戚宦勢御之所盤據工技胥隸之所依憑無
功之庸將不連之狎客狙駟婢妾之執政侍從臺諫權
薰勢膠相視自都而材碩俊茂如太初曾不得一齒朝
紳之後此於太初無足憾者太初之歿今九年矣田廬
苟完孀孤孑立予訪其家得曉山烏衣圻南二集及曉
山零稿詩凡七百八首每讀之未嘗不泣然泣下不知
其丹鉛幾口塗乙幾紙而後有以納於中也不知其嘔
心幾晨搔首幾口而後有以吐於外也不知其口幾吟
哦手幾銓擇初去十七後去十八而後有以存之至今
也錢塘湖山金陵臺闕故里荒墟先疇野坂古寺脩竹

敗驛寒燈昔也予於太初幾唱幾酬意者當相與老於
紫陽烏聊之下而太初遽忍捨我去乎太初詩刻苦深
切氣凌物表而凍磧枯槎霽宇孤籟務為拏斂予浩汗
放肆終身愧之嗚呼太初不可得而見矣無位於時不
足悲有傳於後世猶足幸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石湖
遂初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永嘉四靈
上饒二泉嬾菴南塘二趙為有聲又過是則惟有劉後
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海內詩人如太初與予口
不為少而無前輩大老如蘇歐者立斯文之幟以表倡
之則世道之任非吾徒之羞也曉山者太初書屋之扁

烏衣圻南者兩都仕郎之所寓故以名集佳章竒句摘
一二書於左方蓋將以勸後學而亦非故人之私誼云
至元癸未九月一日

婺源黃山中吟卷序

唐詩承陳隋流口之餘沈宋始槩括為律體而古體自
是幾廢然陳子昂元次山韋應物及李杜韓柳諸公追
劉陶曹謝與之伍亦未嘗盡廢也今之詩人專尚晚唐
甚者至不復能為古體婺源黃仲宣有志唐詩予三閱
其山中小稿此夕分秋半何人共夜闌可伯仲大晏寒
盡春風來滿庭蘚花綠亦復佳致年甫三十進未艾也

婺源朱文公之鄉文公詩出于劉彥冲律體清勁近陳
無已古體高遠不減建安如長沙定王臺淵明醉石詩
可見也仲宣捨文公將誰師乎高山仰止跂其庶而

滄浪會稽十詠序

學唐人丁卯橋詩逼真而又過之者王半山陸放翁集
中多有其作近世乃專尚此亦多可觀武林芝石徐子
美嗜學早能詩比為會稽十詠年甫二十五耳於蘭亭
云杯行曲水春如昨字入昭陵土亦香此聯為最他亦
全篇深穩佳句疊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可專美於前哉
甲午花朝方回序

稽古圖序

堯舜禹若稽古司馬溫公稽古錄所由作也華亭下沙

瞿氏建炎前家通州世巨室今所居南渡遷也文獻益

盛余幸識渠軒運使

雷發

雲巖奉使

雷發

二賢昆仲藏

書好古全郡梅堃張君叔夏客其門一日侍燕集雲巖

及梅堃示余所刊稽古圖續書宋事亡宋始安石

王介

甫次檜

秦叔玉

紹興相終似道

賈秋壑

兩僻學文姦一不學姿

凶姦名三姦臣深得春秋之意云

四遠齋詩序

車船橈檣曰四載觚竹蒙汜濮鉉祝栗曰四極誰皆行

而皆至之哉陳洪範者封朝鮮著新語者說尉佗驗禪
榼於月氏驅汗血於監澤書帛寄雁開籠看蛇箭竹矢
楛服卉織皮東泐者不必西泐北走者不必南馳而行
臺監察御史禹城楊公延宥彥寬乃以四遠名其齋問
之則曰治朝不以臣愚不肖昔者常馳驛將指東抵遼
陽高麗西度秦隴蘭鞏南入交趾雲南北過百井和林
絕域之外今待罪憲府竊祿偷安恐一旦髀肉復生而
桑蓬之志有所不答于先君子顧後之望也故嘗嘿想
夫足迹所嘗至之地而修藏之所以四遠顏焉士大夫
爭從而歌詠之噫我知之矣趙孟視陰富貴移而忘夫

相見卷一
五
遠者也班超思土血氣衰而憚夫遠者也御史不忘遠亦不憚遠者也雖然東西南北道路之道也遠而四其至也以足仁義禮智道理之道也近而一其至也以心此道在邇而求諸遠乎

僧一山魁松江詩集序

唐僧詩韓吏部門無本第一如怪禽啼曠野極其味之苦宋僧詩蘇玉局門參寥第一如髣髴聞機杼極其味之淡苦也竭力而追之者也其淵之鑽歟淡也適意而迎之者也其點之撰歟吳僧魁公詩合島苦參淡而一之苦如定淡如慧定非勞慧非逸至其得也無不天圓

魁集姑評其五言律偶聯皆極其味之苦結句皆極其
味之淡矩斯規斯精搜髓索然行年甫三十一盍打包
捨天台廬阜之舊北走齊魯燕趙南踰襄漢廣閩西涉
巴蜀秦隴眼界廓而足迹濶豈無今代韓蘇為今日僧
詩第一與之為不朽哉

鮑子壽詩集序

壽孫雲松

吾鄉大儒先生近世天下第一品人紹漁簞洛傳孔孟
之不傳其大者未易鼓及其餘事平生為文及四書釋
用不緊要字處乃是十分至緊要字胡邦衡早以詩荐
于孝廟似捨大而言細然其為詩委的高妙用陳無已

之律而與所友趙昌甫之作相肖所謂善用實字為虛
字者如趙茂實所序者是也鮑君壽孫子壽與予同生
朱文公之鄉予二十三歲己亥年五十其冬以類稿詩
五種雜文數十篇走武林見過既書其顛以謝明年春
吾友曹君涇清父謂名數頗差今考許嗟夫詩非工之
為難而莫難於不工又非不以痛快為貴而貴於婉曲
藏之君詩如掃松懷橘躬耕童釣鞭尸扶眼塵尾鼻比
赤烏丹鳳將雛故犢淺斟高卧我無孤雁句君有倚樓
詩一樽浮太白千里策飛黃千篇異代垂金薤一曲當
年忤玉環皆有料而工矣如但喜親庭健何愁客路長

上四字乃不工之工也如少日從遊今老矣殘冬話別
各淒然下六字乃不工之工也此先儒所謂虛字也如
如送柳州教云重生子厚為師範更與宣尼續廟碑亦
是上四字有力所謂不緊要處乃十分緊要也文亦然
疾呼猛喝非不痛快然未若閑慢悠遠以婉曲為痛快
也君之此帙之文皆甲午乙未丙申分教鄉校應酬之
文君年十八丁卯領江東漕舉文聲久矣既進而為金
石之文與場屋異大抵君學有淵源知夫用虛字與不
緊要字之微機斡旋變化五七百千固亦枯且淡而勁
以瘦矣由是以學于朱子之大者而至之豈特詩與文

哉鄉先達丞相程公元鳳奏補君門客登仕郎前浙東
提刑汪公應元丞相表弟君祖母汪氏夫人乃其姊教
君業童子科君母吳夫人乃耨齋鄉先生吳公口之女
孫早誨以外家之傳其文獻所自如此而加以世德積
善賢父子丙子遇鄉寇垂危而免自當家傳別書 大
德庚子二月廿二日戊辰同里方回序

志隱堂詩序

大江之東有黃山山之峯三十六其最高曰天都峯天
都之下黟縣黟今曰黟世號為小桃源謂其可以避世
而長往也有志於隱乎是者嘆曰吾昔也仕乎為貧而

今也仕乎愈貧蓋仕之時少而不仕之時多有力而仕者競如拾芥易無貲而求者更如登天難吾一日暴而十日寒心桑梓而迹萍蓬二十餘年於茲矣絳帳乎侯泮奚暇識揚雄之字銅章乎男邦豈常讀子路之書吾粗勝乎彼而青綸黃紙不吾畀也凡案分曹簿書列掾辨評得其志嘯喏遜其權左右其望上下其手虹霓其鼻息雷電其毫端使吾處其地無是也而不吾與也而况澄清一道按臨一州稍伸繡斧之威徐播袴襦之詠幸而得之未必輸暴讓廉特吾計考功之歲月將白首不至此耳而况堯之四岳舜之九官周之三公六卿秦

漢之左右丞相太尉大將軍御史大夫唐以來之辨章
參預所謂一品二品云者補山龍調鼎爲作霖雨任棟
梁雖天假蟻虱臣以彭聃之年曾不待一俯一僂亦決
夢不至于斯矣吾之所謂小桃源者衡桂之山不如其
峭也瀟湘之水不如其清也米精于吳茅大於蜀茯苓
如飴薯蕷如玉煖笋冬生晚菘秋熟喬林棗栗高原菽
粟家有劉安之鷄犬戶無寇恂之牛犢野熊山麋鮮而
割之敵上林之獵獸石蛤田蛙枯而腊之勝東海之鮑
魚臘釀冽而無灰溪鱗小而不腥天都之頂太華玉井
菡萏之英出隨湍流一辨之大有如舟也桃花萬樹黃

鶯百千蕩槩深入不知其源桃實如斗桃核如升薜荔
萬仞烟霞千層時半採藥之毛女跨鶴之羽人飄飄乎
其顛也芝朮杞菊延年衛生隨斷隨有丹砂黃精叩參
同於道士悟呵罵於禪師讓路有禮負薪能詩吾其可
迷而不知復乎上官之前下首而高尻孰與夫芸子之
側散髮而披襟塵埃之內避日而畏影孰與夫寂寞之
濱飲水而長吟與其為幸遇赦之賊吏孰若為不犯法
之平民與其備嘗木索笞箠而為要職貴官孰若善保
身體髮膚而為孝子慈孫嗚呼此吾所以自榜為志隱
子也問其姓名方回里中人程堯也乃為之歌曰

彼黜之源兮孰蹇孰援具汝舟兮擷汝蘭孫盟汝鶴兮
誓汝猿顧此力雖兮狺狺孔繁彼黜之田兮有粒如玉
揉為糝兮以餐以粥可無飢兮何不足無網羅而逝兮
始為鴻鵠黜之魚兮黜之酒莫識此味兮萬羊之口網
以登兮有人與同醉兮相與為壽我欲從子兮予無後
時身將隱兮焉用文之

大德改元丁酉七月七日戊辰雨過新涼書于武林
清湖之客樓萬里父年七十有一吾志隱子字希古
他日以志隱名堂回尚能至黜賦之

楊商英善惡勸懲錄序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之所謂降誰寔司
其降之之權易之所謂必誰寔握其必之之數再考諸
書有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嘗享享于克誠再
考諸易有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然後知天地人皆好善
惡不善而鬼神密運於其間陰視其不善者而殃及之
謹擇其善者而祥加之慶施之以為無迹而有迹以為
無情而有情雷霆霹靂未嘗擊為善之人魑魅魍魎未
有善人而罹其惑者嗚呼堯舜在位都兪吁咈鬼神之

柄在朝廷以至三代聖君皆乾之九五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後世賞罰不公則山巔水涯有一二形班氣似者出而顯其彰瘴之靈此太上感應篇之類所由作也建之蒲城楊文莊公徽之仲由無子業傳外孫宋宣獻公綬及傳姪孫揚文公億大年回嘗以宋之三朝國史第四十四卷讀文莊公傳第五十卷讀楊文公傳真詩人真文人節在昭陵諸老之先文公八世孫起莘著善惡勸懲錄求回序言回謂季路先進之問賈誼半夜之對不過學者之一端與其談神物評鬼物豈若論人物文公兄弟六七人皆有聲子絃奉禮四世而有中書舍

人邦弼紹興壬戌進士第三人遷居吳之震澤六世而有淮西制置使定軒紹雲又有朝議大夫圭號能知人得西山真文忠公德秀為壻八世而有督朝起宗似之起莘商英似之編次家集方帖泉洪揚良背干二序甚佳今所著錄如范丞相質扇書大暑去酷吏之事有感於鬼神而輕減刑統乃活人之心也雖引鬼神然仙家洞天釋氏地獄並不及之自號古愚居士斯人也回奔走江湖幪乎未之識也 大德癸卯五月日通議大夫紫陽山人方回謹序

節婦邱母周氏詩序

濮州鄆城縣邱君某仕其州壻于州之周氏周氏無男
兄弟倚壻養二親生二子邱嶽八歲巖三歲而邱君夭
周氏年二十有五誓不再適大德庚子年登古稀嶽以
湖州錄事屢遷致用院都事巖為湖州曹掾周氏板輿
自湖來杭就祿養前濮州尹徐侯嘗復其家而東南士
大夫歌詠之愚嘗讀易有感一歲有十二月故人壽有
百二十歲一歲有復臨泰壯夬乾六陽卦始遯否觀剝
坤六陰卦人每十年大氣數一變婦人及時而嫁嫁而
生男非天地交之泰卦乎其或不幸盛年而喪所天則
豈非一變而為剝乎或謂泰八變而為剝天行也豈能

一變而為剝哉曰不然人事參差不齊有道德以御氣數則泰為泰否亦為泰何者否有伏泰而所為善有以反其否也無道德以御氣數則否為否泰亦為否何者泰有伏否而所為不善有以反其泰也故氣數視理之益損為進退人五陰定勝天剝乾而為剝僅存上九之陽非婦人寡而有子之象乎故其爻辭曰碩果不食歲當九月百木百草無不凋零凡果之有核核之有仁者雖嚴霜大雪枝枯葉飄人有墮指裂膚之慘而果之核核之仁終不朽腐瓠犀瓜瓢亦然此萬物有生不生窮之母也苟此果之核之仁為人所食則已其不為人所

採搗而食之則歷亥子丑寅卯不閱五月而甲圻矣天地之心殫不絕矣寡婦有子而不持柁舟之節棄而去之則其子如有核有仁之果不為人所食者幾希惟邱母周氏不改其節一堅此心道維德持氣數變而扶之守十年歷坤卦又守十年歷復卦則漸亨矣又守十年歷臨卦又守十年至泰卦則大亨矣碩果之中潛者人不得而食之至二月大壯而雷雨發生甚盛矣猶守義而見其子之成家之易矣嗚呼人惟有一心而多奪于欲况婦人乎以理勝欲自剝至泰忍數十年之苦而至於甘他人之所難口口是節婦之心有理則無欲也雖

然以氣數論易卦則泰八變而為剝剝四變而為泰以
人心道德論易卦其不善也泰變為剝何必八其善也
剝變為泰何必四二氣一陰一陽世無君子則已六十
四卦大象君子不以困屯蹇蠱而無所為處剝觀象之
時以順而止順而止久則變變小往大來謹以是題邱
母周氏節婦之篇端 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庚子序

曉窓吟卷序

漢淮南子評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
亂若離騷者可謂蕪之矣予謂斯言也未瑩色至於好
怨至於誹淫與亂不難也今變風變雅可考也子曰關

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淮南蓋集用其語而意不醇者
然世之處人倫事會之際鮮舒多慘樂而淫不無之哀
而傷比比皆是也易一泰卦耳而曰屯曰訟曰剝曰否
其卦不一制禮樂文太平周公盛矣猶不免賦子羽子
室之詩則夫枯謠悴詠上不見答豈止一屈原而已哉
原之著離騷也深契乎三百篇之六義而淮南淺之其
于鬼神變化草木芳穢男女垂合國家成敗言抑揚意
開闔惟澹菴胡公句句而析之十有九蘊焉其曰滿堂
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此托辭也於色也豈有所謂
好其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此直辭也於怨也豈

有所謂誅由原之作推原之心雖進之正風正雅及頌
皆可也同里劉君示予曉窓吟藁讀無慮數十過和平
則不流優游則不怒探孔聖所論關雎之旨而懲艾乎
淮南離騷之評非吾儕所當勉乎君之近體有曰滿地
殘紅驚不見曉風吹上石榴枝得生息意仙館無人春
寂寂一林紅日鍊櫻丹得成實意曉來多謝梁間燕盡
把春愁舉似人得涵蓄意山翁何事衝寒往知有梅花
在隔溪得洒落意庶乎性情之正者如歸路夕陽收山
翠染襟袖又豈不自得于事物之外者乎君舊名寅字
子敬今改名光子早相稔年少長而君忍貧不仕於易

之泰無有也適而樂者養也屯訟剝否則屢嘗之矣感
而哀者激也予懼其激之不已也乃書以歸之 至元
癸未三月序

送白廷玉如當塗詩序

余友白廷玉為當塗學官常所往來者咸以詩祖其行
余讀之詩用意各不同為廷玉屈者非也以其小伸喜
之亦非也榮枯升沉偶然耳外得志而內實焦枯且死
則遺臭可乎外若不得志而內有餘樂身枯而美名存
焉可也姑孰予舊遊也舉此郡古人物評之王敦桓溫
劉裕為晉浞菴皆至得志者也李太白流放廢棄遺青

山一杯土至不得志者也為彼乎為此乎古人物遠矣
論近人物樊之古之浮梁虞允文之海鯨皆功臣皆得
志孰臧孰否李之儀郭祥正皆有詩名而不相能皆不
得志孰是孰非黃魯直作郡九日罷為大梅小梅歐觀
賦風月詩氣不少挫韓無咎中原文獻流落南渡僅至
從列天際兩娥詞古今絕唱之二公者不得志於生前
而得志於身後非歟此事亦遠矣論近事余淳祐辛亥
至此郡訪郡博士程公森余鄉人也公魁舍選名進士
卒不顯給事中董公槐家居先君同年也後為相不及
期歲今四十年矣寶祐戊午景定庚申予從湖北常平

使者魏公克愚兩泊舟牛渚其西也聞郡守车子才嘗
作脫靴亭有記宦者董宋臣諱比高力士喉丁大全下
言路汙蟻之當是時丁董勢可畏余臨江嘆息而已其
東也賈似道自鄂漢入相魏以舟從諸戍軍生還者妻
子歡迎以骨歸及戰沒無骨歸者其家慟而返賈實許
黃州失守者以功自詭欺主欺天下初喜魏才用尹京
尋以不奉行公田謫之死賈竟敗師亡國不得其死余
壬戌塵忝分教漢東歲且盡荆閩呂文德檄往在所白
事冒雪入櫟陽城見其子師望還采石磯阻風三日盡
登覽之勝迅息亦皆三十年所關丞相三使相一從官

一卿一二千石一中常侍一冷官一榮者升矣枯者沉
泉今皆如一漚之滅於水矣不與俱滅者善與惡誰得
而易之今諸詩人之詩訟廷王之屈歟雖終身布衣非
屈讚廷王之伸歟雖驟為卿相不足言伸顧胷中所存
如何耳廷王過寓公陳威仲亦今之處者也試相與論
之 至元辛卯九月十一日紫陽後學方回序

送紫陽山長劉仲昂序

鉉號悅心

昔在淳祐六禩之丙午歲余時年二十上饒韓公補為新安
郡於城南門之外肇建紫陽書院其地實歙縣西尉舊治
廢而為遊觀之所號曰梅巖韓公撤酤肆為講肆士民大悅

上其事尚書得宸翰四大字以寵光之紫陽山者去城南可五里群山自西南來結為此山偃然橫立于大溪之水口回首北向郡治之紫山也朱文公先生新安之婺源人而生于尤溪家于建陽嘗於寓所揭紫陽書院蓋示不忘本故天下稱為紫陽夫子此紫陽書院之所以建也後三十年乙亥丙子之間戍將李銓以北兵將至詭曰守城乏材而毀之祭器書版蕩為烏有城既不守銓之子及部曲為變久而後潢池清鳴鴈集郡命前進士汪君一龍遠翔曹君涇清父為山長改創新書院於南門之內古郡學基前守曹公良朋嘗以為江東道院者余為文記其事於碑然綿絕殊

不及舊興言往事追慨流光書院起而仆仆而復起忽
四十七年而余亦六十有六年先達鉅公逝者勿作同
流學輩率為古人今之書院老儒年長於余曰吳君資
深逢原胡君端本方立年稍後余者曹清父三數公無
恙耳餘皆後進豈不重可感也哉予友劉君仲鼎為山
長懼不可為遲其往余謂此尚可為速其往吾州風俗
淳古書生多朴厚質直無譁競浮薄之態朋友可交一
宜往天下酒無不用及吾州白酒無及城沙溪酒最佳
酒可飲二宜往梁武謂吾州大好山水城東有堂曰萬
山盡得一郡山水之勝山可觀三可往書院書板存者

鶴山魏文靖公大易集議六十四卷天下所無鶴山謂胡安定王介甫王弼三家易初學入門至其精微則有濂溪康節明道伊川橫渠藍田廣平上蔡漢上龜山五峯和靖屏山文公南軒東萊凡十六家得聖門之傳窮易學之要諸家易說皆可廢矣學者中年以後不可不讀易鶴山年四十八謫渠陽始讀易成此集議予年四十一遭臺評始讀易寶此集議至于今夢寐不忘仲昂舊雖已讀亦不可不再熟讀也是為書可讀四宜往仲昂鼎湖海豪士廊王聞孫意氣磊落記問淹該作詩多騷人語年且五十為此冷職屈矣朋友可交酒可飲山可

觀書可讀亦未必非伸也仲鼎行矣余將歌歸去來從
之遊 至元壬辰六月日序

送俞唯道序

予作詩六十年弱冠在鄉里無碩師竹坡呂左史竇警
發之俾讀張文潛詩有味欲學其體二十五歲走浙右
江左見鄭亦山會張筠牕武子子姪歸鄉極論詩法入
天目謁洪後峴取半山集看讀凡佳句必再三拈掇之
金陵見馮深居二十六還家以詩投郡守魏靜齋其兄
已齋守宣城贈梅聖俞集又欲學梅聖俞從靜齋永嘉
因識詩人趙西里希邁大見賞歸而友人羅裳相與抄

誦少陵山谷後山律詩似未有所得別看陳簡齋詩始
有入門於是改調通老杜黃陳簡齋玩索尋泝大江通
洞庭適長沙江陵在鄂漢軍中與劉朔齋唱和多壬戌
別省第一殿試第口口口趙文三公擢置首選賈似道
既而抑之遠注隨州教授避禍以去其後三為朝士一
為別駕皆遭論罷似道所為也留荆湖幕府時和勸農
詩云忽思前夜一犁雨焉用平生百尺樓陳杰自堂宗
豫章派一見稱嘆指授甚詳勉子專意古文及詩四六
長短句不必作也江東倉幕得三衢張實齋道洽其人
律詩爛熟有阮梅峯者年八十餘在蕪湖索子詩藁往

觀批抹園點有去有取飲若山顏無舊侶坐如泥塑有新功梅峯所選予乃大悟大進阮陳之力居多四十九守嚴陵又得一趙賓暘詩淡而瘦予今年八十休官二十六年為郡破家貧極不憂詩餘萬首頗以此事知名平生諸公全就予詩者如此至於深造自得非他人所能予者大槩律詩當專師老杜黃陳簡齋稍寬則梅聖俞又寬則張文潛此皆詩之正派也五言古陶淵明為根抵三謝尚不滿人意韋柳善學陶者也七言古須守太白退之東坡規模絕句唐人後惟一荆公實不易之論但不當學姚合許渾格卑語陋板拓不前唐二孟近

世呂居仁尤蕭揚陸但可為助飽讀勤作苦思屢改則
日異而月不同矣予嘗有言善詩者用字如柱之立礎
用事如射之中的布置如八陣之奇正對偶如六子之
偶奇至於剔奇抉怪如在大空中本無一物雲霞雷電
雨露霜雪屢變而不窮鍛一字者一句之始字字穩則
句成而無鍛迹鑄一句者一篇之始句句圓則篇成而
無鑄痕其初運思旋轉如游絲之漾天其終成章妥貼
如磐石之鎮地噫烏得斯人而與之言詩哉婺源唯道
師魯俞君從予遊性質超邁學力精到於書無不讀躬
行粹然先世與文公同里閑叙通家淵源有自來作詩

詩格高律嚴見處與予膾合十年前為賦律詩一首併
序每一來見筆力益雄雅奧峻潔今茲之別嗟予老矣
乃贈之舊稿而復前之說所以付授期望蓋不淺矣佛
氏正法眼藏舒光一笑而得之唯道其勗哉

送柳州教授王俊父序

懼其道里之遠而難于至又預嫌其風氣之偏而難於
居使士大夫人人有是心則仕宦者必官於輦轂之下
而其足迹不出郊圻之外然後可古要荒之地亦必有
封建之侯邦置長立屬以治其民禹貢言東漸于海即
今之卉服之諸島也西被于流沙即今之葱嶺交河之

域也朔南暨聲教即周之朔方越裳漢之幕北蜀閩越
粵唐之北庭雲南大理是也焉有除之為吏有所懼且
嫌而不屑於往者哉昔曾南豐先生送李才叔知柳州
謂由京師而之柳水陸之道皆安行則雖遠而不險謂
風氣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則意
其地偏有瘴而陋之者亦惑矣南豐又謂其物產之美
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
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然則使回也年
未老亦欣然求一職任以往弔斑林而餌沈塚繼昌黎
之舊吟

昌黎會合聯句云刺苔
弔斑林角飯餌沈塚

占雞骨而罰鷲毛續河

東之遺詠

柳子厚河東人柳州峒氓云鷲毛禦賜逢山劉雞骨占年拜水神

亦一快也

已而敢有懼且嫌之心乎回嫵家王君國俊俊父長吾
州紫陽書堂再調柳教問舟南征颶湧鯨衝蛇食蠱茹
一皆不問回是以壯之昔我先君為廣西經畧幹官買
馬豈筦無罪謫居臨封回生於廣東四歲而歸孤苦間
關今年亦七十有三天於斯文若或相之豈有道里遠
風氣偏之患哉俊父秩滿北還年始五十鵬搏鷗化未
可定也 大德三年己亥正月二十日壬寅方回序

送趙山長序

所不同者外也未嘗不同者內也何謂外所逢之時所

仕之位不同也何謂內所稟之性所存之心所為之學未嘗不同也易一卦六爻一卦有一卦之時六爻有六爻之位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禹稷則可他人則不可禹稷受舜命職當拯溺拯飢不在其位而亦曰猶已溺之飢之則為出位之思而亦無益矣紫陽山長趙君之先公與回同官曾舉其先儀同總蜀餉與張魏公同事故訓詞有足國裕民之褒儀同之長子閬州初筮賢父有廉潔勤謹之戒其鄉之先生君子書足裕廉勤之裔六字遺之期山長光于前聞人然山長一臞儒往領諸生於足國裕民時與

位皆未也惟廉若勤則無所往而不可山長俸微而用
寡職卑而務少非若親民官門庭之熱無可取之物廉
則廉矣而亦無難辦之事勤則莫若勤於學乎不以氣
性汨理性不以人心泯道心千萬世學之同然者也士
患無一燈之地可以伊吾勤於學則木鑽石槩自有透
時不勤則千里之駿不如駑之十駕山長年甫三十有
六趾而回年長以倍又過二故敢僭言及之 大德庚
子三月十七日方回序

送汪師魯序

汪直學

淮

師魯婺源州回嶺人同宗監察御史良臣居

相隣咸淳乙丑生今年四十歲近以初學吟藁十九首
見示自謂生十二歲丙子而當三黜之遷今日山中避
地明日山中避地逃生之不暇而奚暇于學近所為詩
豈敢望諸公大老之藩城姑以此口是證而求訓誨耳
噫師魯之行合於易卦者三艮下坤上之卦有而不居
其名曰謙師魯不自褒其所作謙也艮下巽上之卦進
不遽進其名曰漸師魯學問不務欲速而循其序漸也
能謙能漸則必將為坤下離上之卦其名曰晉異日為
安國之侯錫馬晝接明出地上晉矣師魯或未然吾言
其以問諸鄉先達朱文公之本義啟蒙

送佛陀恩歸雲門寺詩序

詩始於喜起明良之歌書曰作歌乃歌賡歌又歌孔子之序也三百五篇大序小序孔子之序文也小序不過詩題之下一句而已如后妃之本也后妃之志也後之說詩者又從而附益之多有差牾東廣微補亡六詩自作詩自作序與孔子小序已自不同漢書韋孟詩文選取之其前有諷諫之說乃史官之序文也厥後曹子建上責躬詩表文甚富即所謂自序也至唐老杜自序八哀詩自序覽元道州賦退示官吏詩而元道州自序尤詳於是自作詩而自作序莫盛於韓柳韓送孟東野序

不見詩送李愿歸盤谷序與詩遠柳送韓存義序無詩
送文暢至澹上人八詩僧序詩皆他見宋歐蘇黃陳諸
公今未暇悉數嗚呼非有曹子建杜子美元次山韓退
之柳子厚歐蘇黃陳之才而自作序自作詩以送人不
已僭乎越佛陀思上人歸老雲門寺以詩餞行又求余
序余難之上人出示前浙東憲使口公獻之詩與序併
又以其詩一卷見教朗聲自誦左右駭愕老杜火雲寺
贊公房有云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予敢借是以為
贈 癸卯歲序

送胡植芸北行序

余假守桐江七年又寓居五年然後去篤學文士大夫多矣於詩人則不過得二人焉曰前上舍蘭溪知縣趙與東字賓暘居建德縣城今年七十八歲沒曰包山書院胡方字直內居淳安縣城今年五十七始入都問選他非無魁首狀監侍從風憲監牧之官而於此仕宦不達之二人獨拳拳焉何也之二人者詩人也予癖於詩年踰從心又三而四嘗病夫真詩人之難得宋人高年仕宦不達而以詩名世子取三人焉曰梅聖俞曰陳無已曰趙昌甫世謂宋之詩不及唐予謂此三人唐詩似反出其下賓暘直內詩亦然且真詩人所以難得何也

近世詩學許渾姚合雖不讀書之人皆能為五七言無
風雲月露冰雪烟霞花柳松竹鶯燕鷗鷺琴瑟書畫鼓
笛舟車酒徒劍客漁翁樵叟僧寺道觀歌樓舞榭則不
能成詩而務諛大官互稱道號以詩為干謁乞覓之資
敗軍之將亡國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陽刊梓流
行醜狀莫掩嗚呼江湖之弊一至於此或問予宋真詩
人獨取此三人何也以其不達也官不達名未嘗不達
與達者等也梅聖俞陶粹冶和春融天靚歐陽永叔敬
之畏之陳無已鍛勁鍊瘦岳握厓聳黃魯直敬之畏之
趙昌父閔芳銷華霜枯冰涸趙蹈中敬之畏之有一幹

萬鈞之勢而不見其為用力有一貫萬古之胸而不覺其為用事此予所以深許之也賓暘之淡而峭直內之槁而幽予是以亦敬之畏之直內七世簪纓今北上求仕諸公貴人無以貌寢而吝于一援手哉 大德三年己亥十二月二十六日紫陽方回序

贈齊君龍吉詩序

青青之麥生于陵坡生不布施死何以含珠為此儒而發塚者所歌之詩也接鬢壓顛金椎控頤而曰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其雍容和緩又似有禮也以詩禮之身而為盜賊之事近世士大夫口先王行市人是矣惟偃

草有是風也故自兵革以來死而葬者皆不得其安余
由睦歸歛聞六歲兒塚一夕為鼠子所發同被患者凡
三四家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懼事之未艾也而
德興齊君方挾青囊書遊諸公間余又懼其書之無所
用也得以箴之 至元癸未四月書于虛谷書院